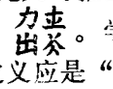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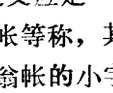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契丹原字的辨读

即　实

契丹小字原字中有𘬱，日本的长田夏树教授在《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》（载《神户外大论丛》1951年第2卷第4号）一文的“契丹原字总表”中把它列为第55号原字。笔者在近几年的研究中，否定了自己以往解读的某些部分，并辨定其形拟读其音。

小字石刻𘬱𘬲并存。𘬱，用为“年、月、日”之月，具有表意的属性。笔者认为只与助词缀写，而不与其它原字组合，至少目前尚未发现表音属性的用例。因此，𘬱字出现频率不高。由于哀册墓志体例所限，缀写其它助词之例尚未出现。𘬲，只有表音的属性，所以，使用频率高于𘬱字。依笔者统计，凡百四十余见。它可用于词首，亦可用于词间，又可用于词尾。

𘬱𘬲二字虽字形相似，但是形体有别，用法相殊，读音也必然不同。然而字形相近易被混淆。小字研究起步之初已经解出𘬱义为月，而由𘬲字组成之词，书刊未见解出一例。因此𘬱之印象普遍而较深，这使人们或则忽略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，或则以为书刻脱离规范形成异体，遂视两者为一，竟将𘬲字归入𘬱中。

辨别𘬲字实由𘬱𘬱一词引起。《许王墓志》有𘬱𘬱 𘬱𘬱、𘬱𘬱 𘬲𘬱，我曾解为“帐之”，均误。其时尚未识出序数词、亲属称谓等等。后来解出了序数词，又后来解出了亲属称谓，认识才发生变化。墓志说许王第三位夫人生有五子。第五，书作。可是，在五子荣寿名前也冠以𘬱𘬱。这向我们提出了问题。𘬱𘬱之义如果是帐，则不可能写在人名之前。然既用于人名之上，其义绝不可能是帐。若视𘬱𘬱为序数词，则合情理。但是𘬱𘬱之义又非第五。斟酌昆仲五人而荣寿居末之情，解𘬱𘬱为序次之季，则无不畅通。既然𘬱𘬱须解为季，则书于其下之𘬱𘬱、𘬲𘬱均不可解为“之”，亦须重新审虑。恰好后来我又发现学界解为“年”之字不只用为年，也用为父，又用为男。因之，解𘬱𘬱 𘬱𘬱为“季父之”，则理顺而事合。许王森讷乃阿保机胞弟寅底石之后，正属季父房。由此可知，𘬱𘬱、𘬱𘬱实是“季父房”之简式。由此又可推断，𘬱𘬱 𘬲𘬱其义必与𘬱𘬱 𘬱𘬱相近或相同。而𘬱𘬱 𘬲𘬱之前还有限制语。学界已解为国，我已解为舅。据此，又可断定，𘬱𘬱 𘬲𘬱之义应是“国舅小翁帐”之简。《辽史》明载辽国国舅族帐有大翁帐、小翁帐、大父帐、少父帐等称，其中小少可与𘬱𘬱之义相应，而本墓志左侧汉文有“小翁帐”，正好相合。这小翁帐的小字，抄本都以缺损号代替，其实，墓志出土时所拓善本小字仍然可辨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：𘬲𘬱二字形体有别，用法不同，读音相殊，确是两字；𘬲𘬱确有，𘬱𘬱抄误，此误不可不察。若不辨明字形，将难解准词义。

序次之季蒙古语谓之［ɔt'kɔn］。据之，应读𘬱𘬱为［ɔt'k'an］。我曾读𘬱为［k'an］。看来此读大致不误。𘬱不与余相替，我读余为［k'ai］。［k'ai］与［k'an］尾音不同，而蒙古语的［k'ai］、［k'an］都是形容词构词成分。这都表明𘬱应读［k'an］。那么，𘬱须读［ɔt'］，当无疑问。随之，以前我所读𘬱字之音亦须修正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𗼻可表记契丹语之翁。翁可用为父。所以，𗼻实际上可能具有父义。然契丹语之父直称则用𗴲，陈述式称谓——例如祖父则作𗹦𗴲。𗹦读［apʊ］，义为父。𗹦𗴲，直译即是父之父，蒙古语亦谓父曰［a:pʊ］，但用法与𗹦不同。实际用法𗹦与蒙古语之祖［əpukə］或［upo］近似。据此可以推定，𗼻字之音必与𗴲𗹦等等相异。《仁懿哀册》述及其父族帐，亦用𗼻𗼻𗼻𗼻。据《辽史·后妃列传》知其先为回鹘人。由此推测，𗼻一称或许来自回鹘语。突厥语族语言谓父为［at'a］或［ata］。达斡尔语则谓为［aʧ'a:］、［əʧ'ig］。据此，我已读𗼻为［aʧ'a］，解其义为父。𗼻或由茶字制取，这类制字方式我称为截取。茶字上半，写成行书体便是𗼻。𗼻𗼻，直译是父之。这是父帐的简式。此处省略了一个帐字。所以，依照《辽史》之例应译𗼻𗼻𗼻𗼻为“小翁帐”。

经过全面核查辨清字形，参照相关语言读出字音之后，可以说，许志第三行首四字确是“国舅小翁帐”之义。国舅是全称，没有省略。𗼻𗼻是序次之季，可视情况译为小少等，小翁帐是辽代的习惯称谓，所以，这里须译为小。𗼻𗼻是父之之义，这里依许志侧面汉字译为翁，但没有帐字。这是当时的行文习惯，是简略式，故可译为翁帐。帐，多作𗼻𗼻，也作𗼻𗼻，又附助词作𗼻𗼻𗼻或𗼻𗼻𗼻。不识帐字，或不知省略帐字的行文习惯，才产生了许多误解。

《彝族古籍文献概要》出版

黄建明著、戴庆厦教授作序的《彝族古籍文献概要》于1993年12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。作者在书中以综合性的视角探讨了彝族古籍文献的材料种类、制作方式、款式与书面形式、装帧、标点符号、语文特点以及文献学分类和典藏等。书中提到的彝族兽皮书、竹签笔、血墨、彝文书籍的左翻倒念、以底代面、书袋装等等，都可以丰富人们关于中国书籍发展史的知识。

尼　音

（上接第69页）

ajta turʁan søzyndy ajtəp ij.　　你把要讲的话讲完。

要讲的　　把话　　讲

柯尔克孜语中除专用助动词外，其它助动词都是从动词发展引申而来的，也就是说动词的词汇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抽象化了。探讨这一问题，对于研究柯尔克孜语动词体系的发展及其变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书目

埃·捷尼舍夫著，陈鹏译《突厥语言研究导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1年。

《现代柯尔克孜语》，伏龙芝《学校》出版社，1986年。

胡振华《柯尔克孜语简志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86年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